



淮郡文獻志卷第十七

疏

上經國十策

歐陽布衣



臣聞履大寶之尊位而能從諫如流樂取於人
以為善者人君之德也當國家危急之際而能
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人臣之義也忘布衣
之賤而盡忠竭節以干斧鉞之誅者知死有輕
於鴻毛也臣伏觀太上皇禪位之初金賊渝盟
犯我京城太學諸生忠義奮發伏闕上書首建
誅六賊之議姦臣怙勢妬賢嫉能欲塞言路以

實之死諸生惶惶股慄性命垂於虎口賴陛下
剴明果斷速降詔旨遣中使宣諭脫諸生於死
地尋後諸生敷奏朝廷得失無上用賢之請于
再于三陛下俯加容察斷知元元被害國勢不
振者皆緣六賊姦謀誤我上皇於是悉正典刑
以謝天下黜白時中等而不用復李綱而相之
臣以是知陛下非特能聽又能行正所謂從諫
如流樂取於人以為善而備人君之德者也臣
伏讀正月一日聖詔許士庶實封直言得失臣
又知陛下卓然能以堯舜為己任欲開言路以

來天下之策欲却夷狄以安中國之勢正忠臣
義士赤心事上之秋凡紀綱法度有不利於時
不便於民者恨不知耳知而不言豈不負明天
子勤求之意哉聖詔曰敵勢未已必欲割我土
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
家人自為戰臣讀至此不覺涕泗交頤重念我
宋隆興四方無虞人物滋富自古未有倫擬一
旦為金賊侵侮臣恨無傑出之勇唱天下慕義
之徒願持一戟一戈覆其巢穴措京城於真枕
之安臣曉夜以思蒙被國家教育雖不能奮力

從事於鋒鏑之下然謀猷籌畫或有可採未必不能立尺寸功以報國恩於是博採於古參酌之方今利害之大者條陳十策以獻皆保邦御俗之言聖人擇焉臣雖狂斐然上以應求言之詔下以摠報國之誠非敢自謂其策之可用亦庶幾所謂當國家危急之際能奮不顧身敢為人所難者也臣生三十年矣幼失所怙幸有子可繼先人嗣每覽前史見忠臣義士奮身報國者未嘗不掩卷浩歎恨不能晞其蹤臣敢以草茆

書生妄議朝廷得失固知干犯天威罪必無赦然臣所以甘心於此者實願以一身而安天下也臣故曰知死有輕於鴻毛者此也伏願陛下留神省察無以萬乘之尊而驕之無以一介之微而忽之則天下幸甚臣聞三代而下帝祚綿遠莫如漢唐然當其內外之患未夷兵端四起師出無功則為之君者曷嘗坐視其困哉蓋亦躬行之矣若漢高祖伐陳豨于邯鄲唐太宗敗建德于虎牢以至高麗賊亂親駕六師一舉而遼東平凡此之類皆欲決策親征奮張天威所

文獻志 第七卷 三
至克捷而後戎心沮喪恐懼遠遁也契丹自晉
天福以來踐蹂幽薊之境殆無寧歲至景德元
年舉國來寇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當是時京師
危於累卵真宗皇帝憂勤計無所出朝廷大臣
動為身謀居江南者勸幸金陵居西蜀者勸幸
成都曾無為社稷計者惟宰相寇準鯁峭不回
獨以親征為獻天子可其奏於是銳然命駕既
次澶淵諸兵大會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
遂請和非天子乾剛決斷用寇準計必不能成
功古語有之曰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

鬼神懼之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以虎符起天
下兵決策親征殲夷醜虜則國威復振而後患
不作矣臣竊觀陛下即位之初金賊犯順侮慢
中國當時大臣亦有勸上他幸者賴陛下不惑
羣議斷自聖志下詔親征醜虜聞風深自悔禍
兵戈未接敵已退師澶淵之後既驗之於前而
此尤可以為近證臣今日所以不避罪責復以
親征為獻伏願陛下奮獨見之明而必行之天
下幸甚然慮善以動動惟厥時真而後發發必
中矣萬一陛下以親征未可輕動必也以富國

為先而選將練兵次之蓋兵家之策當先為不可勝以俟其必勝要之得人為用則何施不可借使富國強兵內無動搖民安如故有如大夫種之能轉輸供餽外無勞民擾攘之後有如范蠡之知臨機果斷折衝千里有如周瑜之勇度長慮遠收功於必成有如趙充國之守嚴細柳之軍有如周亞夫者奔項羽之營有如樊噲者孜孜奉國知無不為有如房玄齡者兼資文武出將入相有如李靖者則雖愚夫愚婦亦知其可以必勝矣方今朝廷之上士庶之間不無其

人在陛下擢而用之夫以中國全盛之富甲兵之衆加之得人以任將帥之職親征以挫蠻夷之威則掃蕩絕滅可指日而待也此臣願獻陛下下一策也臣又聞禦戎之術以戰勝為上割地講和皆其下策伏自朝廷為金賊所迫有議割地講和者臣深為陛下不取也以臣管見莫若遣詞命之使陽與之講和虛為之割地俟其有怠心乃掩其不備會諸道精兵以殲滅之此萬全之策昔田橫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若非酈生先說齊王使為漢而稱

藩乃罷歷下兵守戰備日與之縱酒則韓信雖有百萬之師未能以歲月破也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唐儉慰撫之李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以萬騎齎糧而襲之必得所欲公謹謂上已約降行人在彼柰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於是擒之當時使韓信李靖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必不能成大功也臣今日之計正合於此伏願陛下無為猶豫而不決也臣復為陳祖

宗守土之艱難使陛下讀之寒心則尺寸之地不可與人羣臣以割地為請陛下必不輕許也臣聞昔者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中聚重兵壓境遣其臣蕭英等來聘仁宗皇帝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富弼即入對便殿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弼為接伴英等入境弼開懷與語英等亦不復隱情遂去



原件短缺

P7

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便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歲增幣且命弼報聘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抗辭不屈既陳利害而說之復宣皇帝之命以威之虜人感悟遂欲求婚然亦終為弼善詞以却之不過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復其後累年契丹君臣守其約而不敢敗者雖本於祖宗德化之所感然亦弼之功也嗚呼使地而可割則祖宗之朝已割之矣如其不可割而羣臣勸陞

家澶淵之戰醜虜請和諸將皆欲以精兵會界河上而殲之虜懼求哀既切真宗皇帝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累年則講和之術非不善臣輒敢以為不可者時不同故也何則戎狄服叛無常徒視中國之彊弱如何而已在祖宗朝國威素震醜虜懾服故與之講和則守約而不違今日國勢委靡士氣墮怯醜虜所以深入與之講和徒費金帛適以資寇師退未踰數月兵端又復蜂起臣以是知講和反墮虜計中也且如前日金賊敗

壯种師道請以精兵臨河滅其餘黨儒臣介僻
堅執祖宗故事而不許故有今日之禍宜乎种
師道飲恨而死也國家若實與之講和則外示
怯弱內費金資盟血未乾又將乘勢而攻矣孰
若用臣之策使虜反墮我計中也伏願陛下採
孟子用權之深旨破金人反間之機謀下令召
四方之兵奉詞伐罪揚威絕漠若謂用臣之計
則失大國之信者又未足以語權變也彼既渝
盟而犯我京闕邊屯吏士攘袂切齒皆欲犁其
庭而掃其穴我以機而滅之固其宜也此臣願

獻陛下二策也臣又聞西戎之患大於金賊祖
宗之朝羗人入寇固嘗彌年而不能解方今金
賊入寇殘害滋甚西戎雖安堵未動然犬羊之
性敢肆凌侮苟有以挫其威則垂頭掉尾去不
復顧徒有饒饒之聲終無啞人之凶倘無以挫
之則羣起而為人害矣臣以是知西戎雖未動
亦當預為之防無使二虜合併為患則難於支
梧也今夫宅於山者必設窰窰以防猛獸宅於
都者必峻墻仞以防穿窬此鄙夫野人之所共
知也况西戎自熙寧犯境以來雖絕夏人賜予

熙河蘭會轉輸飛輓之費一歲至四百餘萬則其費可謂厚矣帶甲荷戈者不可以數計朝夕引頸伺中國之便以恣其殘暴者殆有甚於猛獸穿窬也太平之時尚當為之備况金人已為患於中國安可不早為之計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况於戎狄乎貴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蜀鷄之不支彼怯勇小大之勢不同非蚤正以待之猶且不能勝况二虜動欲與中國抗衡耶為今之計莫若明詔守土之臣使嚴為之備而又專委兵馬司脩車馬

備器械以圖患於未然則西戎不能入寇矣此臣願獻陛下三策也臣又聞天下之大猶人身夷狄者股肱也中國者腹心也股肱之疾既作於外腹心之疾復攻於內則不問人之肥瘠其亡也可待者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致南下於是遣將軍蒙恬築萬里長城以防胡自謂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不知禍起於蕭牆一旦陳涉以蹙膊繼繼之子奮臂一呼天下響應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矣臣

以是知腹心之疾尤甚於夷狄也國家治平日
久冗食游手之民觸處有之敗軍亡卒流離散
步者紛如也日則博奕飲酒于市夜則結而為
盜賊椎牛發塚於虛落之間萬一有豪傑者為
之倡驅虜良民以至擅名誦攻城邑取庫兵釋
死罪縱橫自肆而不可制則為腹心之患亦不
淺矣頃者方寇竊發血流通衢江浙井邑多為
煨燼兵拏不解所費巨萬始能致其頭於闕下
誠可為後來鑑也況今兵戈四起安知無方寇
之流欲乘隙而作亂者耶以臣觀之守令得人

此無足慮蓋州得一賢刺史則千里蒙其庇縣
得一賢令尹則百里受其賜德化足以格人心
威風足以挫強寇則頑民悍俗亦且惶懼恐伏
逡巡銷縮而莫敢動矣臣聞王嘉曰國家有急
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今
縣令既衆不能皆賢但州得二千石能自重其
威權以使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故尹
賞之治長安使吏民雜舉輕薄少年惡子鮮衣
凶服持兵刃者悉籍記之一旦收捕納之虎穴
中由是盜賊頓止張敞之治膠東明設購賞令

羣盜相斬捕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
縣令由是盜賊解散趙廣漢之治京兆善為鈞
鉅以得事情郡中盜賊聞里輕俠其根株窟穴
所在銖兩之姦皆不能逃朱博之治琅琊嘗令
屬縣各用豪傑為大吏一旦竊發縣則移書詭
責取辦其人盡力有效必加厚賞以是豪強懾
服韓延壽之治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悌閭
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姦人莫敢入界而吏無
追捕之苦龔遂之治渤海移書勅屬縣罷捕逐
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於是盜賊悉平此數

子者可謂善治盜者矣方今之時其術亦有可
用亦有可去者蓋彼一時此一時故也臣為陛
下今日計莫若明詔督責監司郡守常行舉察
無以酒色昏其精神無以賄賂易其心志當斬
伏節死義盡忠犯難以報國恩仍乞明詔郡縣
有驕兵墮卒窮困亡命者有累負重罪常赦不
原者有閭巷惡少不齒於人者有困迫饑寒剽
奪衣食者竝許自陳不念舊惡仍仰州縣給賞
召募有願奮力勤王捍寇立功者集官詣射圃
試閱擇有股肱勇力之人收錄麾下常行禁約

應副軍期差使夫如是則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人人自奮願以身報國况以此籠絡天下之豪
傑皆為我用則嘯聚為盜者無有也臣竊見聖
詔盡起天下之兵臣知州縣之兵本不足以禦
寇今又起而之他則其勢愈殺矣若不早用臣
計一旦有豪傑奮發而起為之應者羸糧影從
攻城犯邑則守令不過提攜妻孥遁戢草莽為
自全計誰肯為陛下守土者不若用臣之計則
盜賊不作而國兵不乏守土者又得以安其身
而盡忠竭節矣此臣願獻陛下四策也臣又聞

當一方之重寄百里之命所以保守土地全活
生靈邦之治亂民之存亡實有賴焉當其平居
無事享高爵厚祿處則華廈衣則錦繡躍駿馬
而羅紅顏坐重茵而食列鼎高談闊視手揮指
顧號令吏民則庸人懦夫亦可矜其任洎其遽
有變故回惶失措不過嬰城拱手坐待其斃甚
者望風而竄伏矣曾不聞有與之勅敵效死而
不去者夫如是則生民何賴焉然則忠義之士
卓然名節與秋霜烈日爭嚴使之當公家之任
而能提孤軍守偏城臨大難而不奪其守者信

難其人臣觀唐明皇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
太平得人不知不盛一旦祿山叛逆嗜噬無前
河北二十四州之吏為賊誘引委靡從順者幾
半不陷於賊者獨顏真卿一人而已故玄宗喜
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使
王師有進征之援者平原之守也繼而張巡許
遠與城父令姚閻以數千疲茶之兵抗百萬難
制之虜孤寄一隅日戰數十挫賊之鋒鯁其喉
牙使不得進而搏食江淮之地良以睢陽未下
也此在當時亦未至於傑出然一旦遇變乃能

忠義奮發激昂有不可屈之大節使後世姦臣
賊子尸祿素殮者聞其風莫不慙汗脫或太守
縣令人人皆顏真卿張巡許遠姚閻輩則國勢
何患乎不振也夫以方今人材之盛而臣乃敢
昌言謂難其人者臣竊見曩者清溪寇起郡縣
之吏懷印綬挈妻子而先去者比比皆是當時
士庶咸謂不能守土之臣必遭誅戮以激貪懦
既而交結權貴第相汲引巧為詞說文過飾非
非特不正典刑又且悉與叙復故忠義之風不
震而臣子無所矜式遂使夷狄交侵幾危社稷

而河北守令罕與為敵者循前弊而已臣為今日計莫若明詔丁寧告戒天下郡縣宜思患而預防之過此以往或有內陵外侮攻犯城邑而能捍寇自全者許擢用於朝而推恩於子孫如或復循舊風即與斬首仍流竄其子孫於遠惡之地縱累經赦不許原罪則人人思効死而莫肯為逃遁自安之計矣此臣願獻陛下五策也臣又聞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常產因無常心伏覩聖詔許諸路忠義之士率眾勤王甚盛舉也然天下之民不能保其常

心以臣觀之河北河東京畿許其聚徒結眾捍寇立功可也若施之於餘路則不可也何則民無常情約之以法劫之以威則規規然不敢自肆無以制之則若置猿於木投魚於淵安能保其不恣哉臣觀今日應募而起者多豪橫之民浮家泛宅而無所歸一旦雲集則號令貴乎有威統御貴乎有法然後擊之無敵散之不亂而可以立武功也如使擒縱不得其人本以治亂反以致亂本以禦寇反以助寇安知無姦雄投隙假勤王之名為叛逆之賊哉臣近觀福建路

發募兵經由臨川統御無術遂爾作亂強劫婦女虜奪衣物破人家產莫敢誰何竊慮炎炎不已遂為大患幸而州府嚴行禁約少挫其氣而不復肆侮臣為陛下今日計莫若速降詔止絕餘路不許聚徒結衆所有已應募者仰同心協力共立邊功當有厚賞如復欲召募即仰州縣給賞自募擇其堪用者錄之仍繩之以法臣觀孫武一斬隊長之首而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若以為已下之令不可中輟則又非所以安邦也臣觀兩漢英斷之主無出高祖酈生謀撓

楚權欲復立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然其計足以安社稷無傷乎高祖知人之明也此臣願獻陛下六策也臣又聞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以臣觀之天下安危將相皆在所注意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乃所以為社稷計也是以宣王承周衰之後四夷交侵必有嚴翼之人以供武服又必有文武吉甫以為之將使吉甫為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輔王

耳自而迪其心志則恐吉甫之身且不可保何
暇議勝敵哉故必有張仲孝友者在內然後吉
甫得以致力於外今日金賊之患殆有過於宣
王之時陛下欲成中興之大業則伐之尤不可
後時朝廷大臣如張仲孝友者想不乏人然未
識宣威沙漠以統王師者有文武之吉甫耶借
使有之又未識為宰相者同心同德以輔王耳
目迪其心志有如宣王之時耶臣觀呂太后時
陳平用陸賈之策交驩太尉卒誅諸呂而綿長
漢祚陛下今日能使將相內外相和以濟國難

則醜虜無足慮如李綱者初無大過不宜置之
閑散况綱之功業卓偉忠義奮發真社稷之臣
天下之所樂從者也聞其譴謫莫不咨嗟感憤
以謂國家不能用人夫處之以將相之任則當
取其大功而略其小過臣聞綱在上皇朝京師
暴水文武百寮皆備船筏為避水計獨綱奮然
敷陳災異忠言苦鯁雖旋被譴責而甘心無怨
既而後患果符其語陛下明斷擢綱於卿監之
中處之以樞要之職天下知朝廷得人矣既而
金賊勢迫羣臣有他幸之請獨綱毅然斷其不

可于時朝廷大臣姻屬皆散而之四方甚若蔡
京父子聞變舉族逃遁無毫髮為社稷計者惟
綱全室不動仍肯以身當戰之先故天下皆知
此時微綱為之宰制則京師已為丘墟生民皆
為魚肉矣其功豈小補哉豈可以用軍之小過
而黜之於外是失天下之望也臣聞漢高祖奮
布衣提三尺劍六年而成帝業蓋以其能知人
而善用爾故嘗告于羣臣曰吾所以有天下者
以其能用三傑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
所以為我擒也臣以是知人各有所長用人者

當量能授職使蕭何而為戰勝攻取之事必不
能矣昔房瑄自負天下為已任然一舉喪師遂
不復振原瑄以忠義自奮片言悟主以取宰相
必有大過人者用違所長卒無成功後世所以
惜之臣謂若綱者可鎮國家撫百姓安四夷者
也至於用兵恐非所長然則今日之失非綱之
罪也用綱者之罪也陛下謫之於散籍是棄蕭
何房瑄也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得無為金
賊快其私忿耶臣又慮朝廷之上六賊死黨如
白時中李邦彥之姻屬尚有大用者故陰為之

含沙射影而陛下未之察也此輩或有之尤今日之所急去也臣聞王珪進見唐太宗有美人
在側本廬江王姬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
而納其室何有不亡者乎珪因以郭公善善惡
惡之事而諷之曰知廬江之亡而姬尚在正所
謂知惡而不能去也臣即此以見陛下知綱而
不能用是亦郭公之善善也知六賊之朋黨而
不能去是亦太宗納廬江王姬也朝廷進見之
臣不識有能如王珪之諷諫者耶臣為今日計
莫若速降詔音復綱舊職則朝野同歡矣此臣

願獻陛下七策也臣又聞安邊禦戎之術在於
擇良將選精兵求辯士尊謀主四者並用而不
偏廢然後可以興大事也穰苴斬莊賈而晉師
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背水一戰而擒趙王
歇斬成安君泝水上者得良將也孫臏伏萬弩
於馬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李靖將
輕兵至丹陽而輔公祐擒者得精兵也陸賈使
南越尉佗箕踞能使之去黃屋而稱臣韓愈入
鎮州而牛元翼潰圍而去王廷湊不追者得辯
士也釋李左車之縛而師之遂收燕齊用侯君

集之策而攻之遂降智盛者得謀主也臣常患世之論兵者徒知重將帥之選急士卒之練至於辯士謀主則略而不論正所謂知用兵而未知所以用之之術也臣伏觀臣寮上言謂今日邊患方滋殊乏虎臣天下之大未必無其人欲乞明詔州縣有拳勇股肱之力傑出於衆者及有兵謀武藝才堪為將者俾以名聞擢而用之甚盛舉也然以臣觀之未甚盡善何則自將而言之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有天下之將斬蛟長橋刺虎南山走有追風之逸射有貫虱之

妙被堅執銳所向無前攻城破陣所至先服者特可以將一軍而已千變萬化神出鬼歿或縱之而後擒或以負而為臆測之而益深運之而無旁若金在鎔惟治者之所鑄若泥處埏惟陶者之所埴所攻輒破所擊輒取無往而不利者一國之將也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而人惟恐後者天下之將也又豈特恃其股肱之力武藝之精而然哉古人固有不持尺刃不操寸戈而能却百萬之師以至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在於臨機果料敵明

運以籌策而已又况用人以安天下不專以文辭取不可以家世論當考其行實究其才能如何耳故季布遭髡鉗而有名將之稱婁敬脫輓輅而建金城之固蕭曹起於刀筆之吏英衛起於罪亡之餘酈食其乃監門狂生樊噲特鼓刀僕御班超一腐儒耳薛仁貴特田家子耳一旦依日月之末光皆能勒功帝籍振名後世借使漢唐之君不能用之則數子者亦堙沒於無聞矣軍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要趣其利愚者不計其死

使人能收其長而棄其短則將帥何患乎乏人也以臣觀今日募兵之衆則精兵不患乏人然臣竊疑良將辯士謀主未必多益辦也且如仁宗皇帝時富弼却契丹割地之請是亦辯士之功也臣竊意金賊雖暴悍然爲之主者又豈木偶人哉亦必知世道之安危識人理之盛衰萬一得一辯士如儀秦之流圓機不礙掉寸舌縱橫議論喻之以禍福之機陳之以利害之大講隣國之好而啓之援信史之證而誘之使之動心駭聽彼未必不一言悔悟復守舊約而不

敢侵我疆土也臣為陛下計莫若廣詔京畿諸路士庶有學足以該古今識足以造天人才足以供倚馬之求辯足以破傾河之論壓之以威而益振恐之以死而愈新一人而兼得斯數者仰州縣審實保明解發赴闕又乞詔天下有雄材大略能畫安邊之策能知用兵之權守邊可以賢於長城戰勝可謂國士無雙者竝仰州縣審實解發陛下親策於庭試其所長則良將辯士謀主一舉而兼得之何憂乎虎臣之乏也方今邊患日滋正廣收人物以備驅策之時無以

臣言為狂妄也此臣願獻陛下八策也臣又聞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臣以是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國之所以廢興存亡特在於得民與不得民之間耳臣竊觀天下之民似有離心蓋自太上皇臨御之日姦臣擅權蠹賊滋甚假奉上之名而割民之脂膏託崇道之勢而奪民之產業因花石之微而驅民於困厄之地緣名字之諱而擠民於罪亡之餘天下士庶陰懷怨恨之氣抑鬱而不敢吐上違天心下乖民和故頃

者方寇竊發民樂其禍而有何獨後我之嘆則
民心之離也久矣幸賴祖宗遺德餘烈尚有存
者故紀綱未至於大壞去年春金賊入寇國勢
幾危若非上皇明斷禪位陛下使人心懷則天
下已非國家有矣何則黎元赤子皆知陛下在
儲宮時恭儉仁孝故即位之初閭里相賀知天
下可指日安也既而悉誅六賊天下又復相慶
謂陛下能除民之害真安邦定國之主是知民
心固樂從也比者聖詔起兵緣國家太平日久
頌白之老不聞金鼓之聲一旦干戈擾攘固已

動心而駭目加之無識兇徒簧鼓不根之語謂
國家敗兵旣數將下詔民間三丁選一以為用
流俗易於搖惑雖家置長喙人為說鈴亦未能
決其疑臣恐此語一煽民心又復搖動甚者預
為生離之憂臣愚欲乞陛下速降詔旨安撫天
下明斷此意以結民心仍乞天下所發遣募民
見在京畿諸路屯聚捍寇者俟金賊掃蕩之日
出厚賞以募有願住者畱守京畿防後患仍約
以歸期其不願畱者悉遣之若抑而畱之又致
變矣夫天下所發至募兵所以忘身而犯難者

不過希賞賜而已借使金戎已寧而遣之歸有功者固當厚賞無功者亦乞給賞以勞其來一則懷之使無異心二則誘之可以再用實良策也茲數者皆欲陛下結民心以長有天下者也此臣願獻陛下九策也臣又聞先王之理財也將欲養兵而禦戎其實不過安撫百姓百姓亦無怨言臣近覩詔下募兵諸路多科兵於民而烏合之衆又不足以立事至於忠義之士能率強勇之人以徇國家之急官府無錢以給餽餉聚而復散者有之以臣愚計竊謂萬一邊患未

寧欲募兵不若以稅額量情均科錢以助國用應有官之家並不蠲免則所歛薄而均百姓皆樂而從之所歛之錢存三之一以募兵而守城餘者悉為起兵之費臣嘗以是徧詢於鄉老皆善其計以是知民情之樂從也臣又慮兵餽不給則臣有策於此所謂策者何也天下所納米以造酒者不過欲市利而已為今日計者莫若速降詔旨罷賣官酒許州縣之民投狀召保均分酒課任自造賣仍委局務者日計其利無使虧折應諸路所入米悉以充兵餽則摧酷不勞

而軍儲可給矣其策豈不良哉此臣願獻陛下
十策也臣於十策之外又有三事亦今日之不
可緩者臣聞之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夫不用命必戮而不赦况望風降伏
者哉比者三軍臨陣將士或不用命遂爾降敵
臣愚欲乞陛下明詔嚴立軍法有不用命或降
敵者悉孥戮之則軍勢振矣此其一說也臣又
聞明君賢相所以動而勝人多用間術故兵家
之策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
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

寶也故三軍之事情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
莫密於間非聖智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死間
非微妙不能得間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臣
竊意金賊强悍儻或未可以力勝則不若用死
間之術而滅之臣身雖不長六尺而智雄萬夫
辯雖未足以方儀秦亦可謂圓機而不礙者也
臣以忠義自奮何惜一死為陛下用此術以掃
蕩醜虜而安我社稷耶伏願朝廷借臣一介之
使遣臣見虜主而說之臣自有策能使醜虜倒
戈卷甲不復侵侮陛下如欲絕其種類則臣亦

願以死間伏望朝廷俟其有弛心而無備則遣
良將領精兵而殲之臣雖遭鼎鑊能以一身破
强悍之虜而安我宋二百年之社稷使萬世之
下姦臣賊子誦臣之名莫不掩卷而慙嘆則臣
雖死猶生也伏願陛下明斷而決行之無謂臣
布韋之賤不能立此功也古語有之曰猛虎之
猶豫不如蝨蠹之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
之必至取其能必行之臣前所謂使韓信李靖
惜酈生之烹憐唐儉之死小有所不忍則不能
成大功者正謂此也此臣所欲言者二也臣又

聞陰陽家流有三竒八門之術天子庶人之式
足以自利足以厭人揚兵九天之上尸敵千里
之遠天神地示皆為我用則取勝之大要也今
何苦而不用哉精此術者每有其人陛下求之
未切爾臣願下明詔如求賢之急必得此輩以
濟大事天下幸甚此臣所欲言者三也臣聞馬
周以草莽一介之士為唐條陳二十餘事皆當
世所切太宗擢用以明佐聖不膠漆而固恨相
得之晚非王佐材疇能及此蕭銑據江陵屢戰
不克李靖遂陳圖銑十策有詔拜靖行軍總管

軍政委焉師叩夷陵蕭銑遂降臣以鯁生恭誦
聖詔曰每聞邊報痛切朕心臣於是感激自奮
願以身報國故昧死獻十策臣無王佐之材非
敢望若馬周之擢用特願用臣狂計以擒金賊
之渠魁掃蕩邊塵復祖宗之境土庶幾不愧李
靖獻策以圖蕭銑則臣雖以直言犯逆鱗自取
誅戮亦沒齒無怨言臣所陳特今日之急務至
於朝廷之闕失政令之避遺甚有可言者臣以
陛下方今有北顧之憂故且置而勿論臣又竊
聞學古入官挾策登第者平居貪位慕祿惟恐

居後切切然常有不滿意一旦國家有變雖捐
軀以報尚何所惜柰何風俗衰薄忠義陵遲故
有官君子方且酣暢自適恬不以社稷為念甚
至赴闕注調者纔聞變起不叅部而歸者有之
及京畿而反者有之其間有能奮身為國者幾
何人哉間或有之則羣聚而笑指以為狂生臣
聞其語忿氣拂膺恨無上方斬馬劍以斷其腰
領臣恐此風一扇天下靡靡入於衰敗故願以
死間之術為陛下安天下之民庶幾少立忠誼
以振頽風伏願陛下函容之德天高地厚憐臣

愚忠恕臣狂斐以來忠直之言以激衰敗之俗
則萬世之幸也儻或以臣言為無足採而又以
草芥之賤上玷聖聰下觸權臣必欲置之死則
臣亦甘心焉

再上十策

臣聞唐太宗時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言得
失辭旨切至上善之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
之言故以藥石相報臣以是知太宗除隋之亂
致治之美貞觀之風高邁唐室者以其能聽藥
石之言故也臣伏讀聖詔曰惟藥石是求竊知

陛下盛德函容廣求諫諍直欲明四目達四聰
與虞舜異世而同軌天下忠臣義士能以骨鯁
之言上千天聽必蒙其藥石之報矣臣以是狂
妄昧死忘其微賤於聖詔起兵之日條陳安邊
禦戎十策撰成萬言書一封陳乞所部為奏朝
廷臣之本意非有它望實欲奮身報國願效馬
革裹尸以立忠誼之名於天下庶使保位持祿
輩聞風而慙汗適丁邇角不通州府未許發奏
臣於是退處逆旅自恨胷中雖有忠誼之氣抑
鬱而不達一旦餓死溝壑而名不聞則與草木

俱腐與其飲恨而死於蓬蒿之間孰若抗直節而死於斧鉞之下臣於是復採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違可以為保邦御俗之方可以去蠹國殘民之賊者共十事再撰一書併為奏達伏願陛下明斷而必行儻或以臣為無補於世甘心就誅戮而不悔惟陛下留神省察則生民之幸臣聞為天子者貴乎聰明神武決於聽斷見善明用心劄不牽制於權臣則天下雖大四海雖遠可運用於股掌之上矣臣伏覩陛下不崇飾恩倖不聽任姦臣不輕爵祿不濫賜予不奪民

居以營燕遊之地不竭民力以廣無用之費罷不急之務擢忠義之臣杜悅耳之邪說聽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聖德高妙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倫擬觀其初即位慨然志平僭叛悉誅六賊以謝天下太平之治似可指日而待豈意金賊復爾猖獗辱莫甚於今日臣竊知其所自矣臣聞陛下自誅六賊之後英斷不及前日朝臣擅權言路復塞朔方初寧恬不為備兵端四起茫然失措始募天下之兵以禦之則後時矣陛下若欲大有為於天下則當効漢

武帝以雄才大略自任疇咨海內舉其俊茂共
圖治功又當效漢宣帝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使
吏稱其職民安其生則功業顯著帝祚無窮矣
今也徒能為文景之恭儉服三浣之衣不能却
百萬之虜臣願陛下乾剛果斷興天下之大利
除天下之大害使祖宗社稷不危於夷虜之手
則萬世之幸也此臣所欲言者一也臣又聞王
者用人非難盡其材之為難觀唐太宗責任大
臣謀斯從言斯聽洞然不疑故人未始遺力明
皇勵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崇宋璟

能圖回天下之治臣竊見陛下擢用大臣任之
雖重而委之不專讒言一投其隙雖社稷之臣
亦忘大功而擿小過所以天下失望而國威不
立臣愚欲乞陛下選用人才必精鑑而博採之
知其可大用則任之勿貳若成湯之於伊尹若
高宗之於傳說炳然與三代同風矣此臣所欲
言者二也臣又聞諸葛亮之為相也開誠心布
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
必罰善無微而不取惡無纖而不貶則天下平
矣臣竊見朝廷大臣薦黜人材用之不過酬私

恩謫之不過快私忿非所謂爵人於朝與士共
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如是則賞不以德罰
不以罪殆有甚於上皇之時將何以厭民望哉
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凡大臣有所升黜必
詢于臺諫決其可否宰相曰可臺諫曰不可宰
相曰是臺諫曰非則召館閣之臣而問之僉曰
可然後用僉曰否然後去庶幾用舍合天下之
公忠言聞于朝民情不屈於下矣此臣所欲言
者二也臣又聞黃霸之材長於治郡及為丞相
功名損於治郡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

則人之才能各有所宜古之用人者論德而定
位量能而授職甚若籛條蒙璆戚施直罇聾者
司視瞽者司聽雖小有所用尚且不違其所長
矧欲任之以經營天下者耶臣竊聞耿南仲特
能作章句儒至於臨機應變則智不足與有明
識不足與有斷道德雖可尊而謀猷不足採其
於謀王體斷國論決非所長而况如賢嫉能懼
人軋已則已非社稷之臣也陛下不忘其師傅
之恩富貴之可也眷予之可也使之以擅天下之
權而與國家之大計則不可也臣愚欲乞陛下

處之以講讀之職使論道經邦迪王耳目無以
儲宮之私恩而壞祖宗之社稷臣嘗觀蕭望之
身為儒宗真社稷臣藉師傅之恩歷位將相及
其謀泄隙開讒邪遇之尚為石顯所譖竟飲鴆
自殺况南仲智謀不及望之遠甚徒以文墨而
位羣臣之上臣恐陛下本以報之反所以害之
也此臣所欲言者四也臣又聞忠者社稷之衛
故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
衝項以范增存亡汲黯在朝而淮南寢謀干木
處魏而諸侯息兵則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一賢

而制千里之難方今朝廷之上固不乏人有之
陛下尤不可輕用昔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
萬金以䟽亞父則輕用大臣是中其反間也是
速我後患也臣竊聞李綱首建征伐之議聶昌
多秉帷幄之權則二人者元勳碩德文武兼備
使常參廟堂之機必能使醜虜畏威而銷伏然
則社稷安危實在二人之掌握虜人視之不啻
讎敵其去就豈不係天下之輕重哉今也綱以
小過而謫之散籍昌以奉使而寘之虜庭是快
金賊私忿也是墮金賊計中也臣恐隣國得以

此窺陛下矣臣聞之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
聽季孫之說而退孔子宋任冉子之計而囚墨
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
危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信有是理臣以是知
李綱之黜朝廷大臣必有陰為之譖者不然何
遽至於是耶陛下宜熟察之臣前書固嘗縷陳
其詳於此又申言之誠為國家惜此人故也方
今濟濟多士百僚師師豈無一人德望之重智
謀之多堪任遣使者何苦以聶昌為此行哉尤
為陛下惜也昔裴度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為中

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縮喪氣憚
度之威稜時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
年齡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遠
俗為華夷畏服如是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
危者二十年凡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為首臣
謂若昌者正今日之裴度也其出處繫國之安
危陛下當引置帷幄使諷議左右震威華夷可
也豈宜遣之於外哉此臣所欲言者五也臣又
聞昔蕭銑據江陵李靖為行軍總管軍政委焉
武德四年大閱兵夔州時秋濤漲惡銑以靖未

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士始集銳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掩耳豈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臣聞金賊懼暖必退師而請和臣願於此時乘其有怠心借朝廷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徃見虜主議和臣必能口伐醜虜使之弛廢而不為備伏願朝廷簡卒練兵遣良將統制乘其隙而覆滅之必得所欲無謂肅王為質張邦昌未還遂猶豫而不行小不忍則必致大亂昔毛遂以三寸舌強於百萬之師定從於楚而

使趙重於九鼎當其未用亦若囊中之錐及其既用則穎脫而出矣萬一用臣狂計必能却夷狄而安中國則臣與邦昌固不惜一死以報國恩雖肅王亦何足惜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歟此臣所欲言者六也臣又聞古語有之曰欲斷不斷反受其亂蓋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隨廝養之後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儲者無卿相之位計誠知之而弗敢決行者首事之禍也臣竊觀六賊既誅其子孫雖以罪譴而羈留四方然實為大患也臣聞比者金賊入

文獻志 卷之七
寇童貫麾下當時勝捷兵反乘勢作亂者數矣此雖將帥非人不能使之懷畏然亦貫之黨類尚未夷滅而為亂之招也蓋六賊門人碁布星列於天下者皆強藩悍將懷私恩而視國為仇敵者有之幸災樂禍而欲快私忿者有之反為內應而與賊同謀者有之甚者陰懷叛逆欲與子孫連衡而起以刷乃祖乃父之耻者有之嗚呼當時六賊黨與之爵祿皆國家之賜予今日反歸恩於私室而忘君父之大義臣子之心果安在哉無禮無義則殺之猶雀鼠可也尚何所

惜臣愚欲乞陛下睿斷應六賊子孫悉與殲滅仍乞籍記其當時死黨如鄧珣范致虛薛昂之流不許典名藩掌兵權庶幾變不生也其暴惡已章如前日蔡州之倖帶番人入城者即與斬首以謝天下仍乞滅族以絕後患臣觀頃者張懷素與吳儲等謀反為范寥所告開封府制勘懷素等供言蔡京亦嘗與謀是時開封府尹林摠并御史中丞余深寔主其事二人乃京死黨力為掩覆凡文款及京者必盡焚毀京遂幸免其後京擢摠深於宰執者皆報其恩也臣謂若

摠深之流亦國之賊懷私恩而背君父其罪莫大焉况不發京之惡則是與之同謀也今日亦當明告其惡梟首于市庶使姦臣賊子望風畏憚潛銷於冥冥之中也臣又聞崇寧間蔡京專權跋扈壞亂綱紀莫敢誰何于時臺諫之官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等乃能抗章數十論列其罪惡瓘等即被罪謫飲恨而死者多矣所存者惟何昌言一人也今日陛下雖能用之不過處之工部非所以旌忠直之言而為臺諫之表也臣愚欲乞陛下擢之近侍以賞其直庶

使朝廷忠誼之臣肯抗章鯁切指摘權臣之失今夫聖人有先見之明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凡臺諫之章有議權臣之失者彼必熟思審察然後敢聞天聽其言必有益於國家非為身謀也臣願陛下每覽奏章曲加省察無以臺諫之言為輕也臣竊聞聶昌頃時亦嘗疏蔡京之失知其必致大亂上皇不加睿斷便行竄謫及御製鳴鑾堂記反指昌為小人既而京罪惡暴露窺伺神器動搖國本上皇悔寤擢昌於謫籍者豈非思其言之當耶借使上皇英斷早從昌言

竄京於散地委昌以樞要之職使振舉綱紀國家必不辱於醜虜矣臣言輕不足以取信於陛下然臣所乞殲夷六賊之後及乞誅蔡氏死黨林攄余深輩者蓋臣竊意梁師成王黼李彥蔡京童貫朱勔當時勢傾天下陰結黨與誓生死不相背負不滅其子孫則死黨尚有異謀死黨既有異謀則朝廷不能無患陛下為社稷計則螻蟻輩何足惜朝臣萬一掣肘誰肯為陛下奮身者耶臣所謂欲斷不斷反受其亂正指此也臣願陛下大明誅賞以示天下無猶豫而不決

無濡滯而不行禍如已迫悔之何及然臣書既達天聽必有大臣為六賊子孫鑽皮出羽為之掩覆者棄短取長而為之引援者陛下亦必狐疑猶豫以臣之言為狂妄以大臣之計為可信臣既知此而必欲獻其說者忠誼之氣不可遏也陛下能用臣計社稷有福若為大臣誤不用臣言則恐他日禍起陛下思臣之言又復若思种師道勸滅金賊餘黨而不從其計矣機不可失願陛下裁之觀夫蝮之螫人也螫指則斷指螫臂則斷臂所以去小而全大也陛下若欲長

有天下宜取瀆於此此臣所欲言者七也臣又
聞諸路監司本以澄清天下之吏而為天子耳
目柰何擢用非人姦賊狼藉凡所按臨因緣為
姦賄賂公行以曲為直徒有舉察之名適滋擾
攘之患甚至其所舉衆職或以賂進或以勢取
挾親姻者有之公恩倖者有之真賢實能反沉
下僚不與收錄臣愚欲乞應選諸路監司必得
剛明果斷之士以膺此職應監司受職之日陛
下召而面遣丁寧告戒使無曠爾官則人人思
効死以報國仍乞立瀆禁絕其出按州縣無受

官吏哀聚金銀出界迎接先次交與謂之常例
所有歲舉之官亦乞嚴令審實才能因其所長
而舉之一不稱職則貶其繆舉之罪如是則內
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以公議取人而鬻舉狀
者無有也臣聞之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
明詩曰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古之賢君其用人
也升降有法功罪各得其真今陛下選舉之法
非不善也臣輒以為不公殆奉行者非其人也
今監司徒知舉官未聞某人舉某官因某罪而
黜之縱有因而發擿者又交結權貴遷緩而不

行故監司州縣恬不知耻臣愚欲乞陛下嚴勅諸路監司歲限發擿部下姦賊者幾員僉議允當然後許奏若因讎隙而擠陷者反坐其罪仍乞遴選臺諫公直之官埋輪如張綱者每路一人為觀察使歲令巡察監司守令有受賄而舉官者有姦賊而在法者有濫濁而不修檢者有怠墮而不勤事者悉令密奏嚴行竄謫民有大屈抑許實封投狀於觀察使附遞以聞仍禁約使臣所歷州縣除飲食外不許受燕和買私謁如違禁令反挾勢而殘民許監司糾察申奏仍

乞諸路歲換一人慮其久則姦生如是則有官君子莫不砥節礪行斬自標榜以拔流俗矣此臣所欲言者八也臣竊觀守令非人民受荼苦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孱懦少斷無幹局之譽貪饕不廉易地皆然甚者注調京闕即尋部下富商巨賈預貸金以為費俟到任而償養俠客於門陰令搜求賄賂於外或下車未逾數月收拾金帛製造器皿已擬豪右酣酒嗜音夜以繼日惟恨腹隘而不能恣口於飲力憊而不能肆情於色至於聽訟理民則偃蹇而不暇民有屈抑

無所從訴或本欲訴寃反受罪責良民周身術
淺不幸罹於憲網為仇敵者又從而賄賂有司
下石傾擠或陰殺于獄東南之民痛入骨髓嗚
呼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今日金賊之禍未必不原於此以臣觀之
守令雖多能盡忠竭節求民之瘼以聞于上推
君之澤以被于下者千百無一焉如是而欲郡
縣之治不亦難乎陛下久處東宮必稔聞而熟
講之即位之日天下欣戴自謂前弊可以頓革
夫何日甚一日守令姦賊殆有過於頃時臣愚

欲乞陛下躬攬萬機專委監司發擿諸路州縣
官有姦賊污辱之甚者誅戮數人以激貪懦所
謂懲一以戒百者也又乞戒勅吏部注差縣令
不以資格必審實其才然後授之痛懲銓選受
賂之弊仍許臺閣大臣歲舉堪試縣令者幾人
則令尹無患乎乏人矣其應拜刺史亦不論資
格第欲得廉潔明斷公直無私者仍召見試問
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則太守可
以得人矣昔漢宣帝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
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

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則太守之職尤不可輕
臣愚又乞陛下審察功勤宜加旌賞古者刺史
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第五倫擢自蜀郡而
為司空虞廷自南陽太守入為太尉劉寵自會
稽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則郡守入而為三公者
有之朱邑守北海入而為大司農召信臣守河
南數增秩賜金召為少府列於九卿韓稜守南
陽入為太僕則郡守入而為九卿者有之陛下
舉而用之豈不良哉縣既得人則貳邑之佐無
患乎不公也太守既得人則貳郡之倅無患乎

不明也郡縣之治可跬而待矣此臣所欲言者
九也臣竊觀入仕之源太濁天下冗官散職蠹
國賊民為甚陛下若欲立太平之基則當惜名
器而清品流如任子則世祿以賞有功鬻爵則
輸財以濟國用二者皆欲罷而不能至於流外
奏名權局三者皆非國家長久之策何苦而不
罷耶今夫姦胥猾吏平居舞文玩法以窺財利
及其晚節反授之以職則貪暴殘賊有過於平
時矣豈能為民之利哉流外胡為而不罷也布
韋之士當妙年取高第或能知自重然一有所

溺尚不惜名節矧夫棄榆晚景得薄祿小官豈
有遠大之望哉不過問舍求田規規為子孫計
苟可以趣利者無不為也臣愚欲乞應奏名者
例與文學之職以報稽古之勤見在任者並宜
放罷若諸路官司有關監司得授權局此尤不
利於國家蓋一官纔闕紛然交爭或鬻爵而未
補官者或授差而未代者或世祿而閑居者窺
伺有關則掃門求見而乞憐者有之持金行賂
而求者有之市書於權門而求者有之如是則
所費已不貲矣設心措意宜如何哉臣愚欲乞

嚴行諸路有關急申部注差以補之如補官未
到許同僚兼管則冗官可去仕路可清姦賊之
風亦於焉熄矣此臣所欲言者十也臣又觀比
者屢領詔音停罷諸般科需然近自軍興以來
安撫經制司每責辦於州縣或以金銀或紬絹
或錢米或夫馬或起發應副或存留準備不一
端而足諸州縣多以五等簿籍按之類責辦於
上三等入戶胥吏追呼動以軍期急速為言甚
者半夜打門左手示引右手索物曾不肯旋踵
借使上三等中皆富足溫裕之家猶云可也其

間困於供輸昔富而今貧不得脫去等第者無慮三之一雖欲賣妻鬻子以應之而迫於畧限不遑也况科目既繁源源不絕計無所出遂至棄去屋廬逃亡離散如東南土薄視他路為多貧去金戎為甚遠賊兵初不能撓而民已不克安堵臣深究其弊皆緣產去而稅存尔或居城邑有產業售盡戶括稅錢隨以除矣其所以不得脫去於等第者三歲推排營運錢之法行之者非其人故也且推排本法每三歲會人戶于州俾共指證之曰某家富某家貧計其升降而

增損之各不許過分為比年奉行之官徒懼減失和買課額欲增可也欲損不可也甲實貧而無所營運猶未從銷退必待乙之富者樂與之承替而後可然法意初不爾今一州可增者百人而可損者或倍之則半是虛存之人其或窶乏之輩直指一豪民而訟之彼恃賄賂公行請託勢要不可與為敵過此以往又遲三歲矣三歲之間其科需不知其幾端而三歲之後又安保其不復如是耶以是雖均謂之上三等而無其實者多矣至於四等五等有蓄財隱實素無

差役科細者乃恬不知憂臣伏願陛下速降詔
旨凡差役科需不得拘守舊籍可先勾集逐鄉
坊五等人戶于縣使衆議供析本界有實富實
貧者而籍之以備差科不限見存等次庶幾得
其當而屈抑流遁之民將鳩類集族還土著矣
待其推排之年有果可銷退者即與降等不必
須有承替之人雖減少舊額官吏無罪夫惟銷
退無難則承受者亦不憚矣臣伏聞天下之事
利害常相半竊見曩者議臣多以利國為主有
利於國亦必有害於民有害於民國家何利焉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衆非后何戴后
非衆罔與守邦今橫目黔首乃膏流節離號呼
騰蹈矣臣謂與其失人心孰若失和買之為少
也此臣所欲言者十一也臣聞之孔子曰法語
之言能無送乎改之為貴臣今日所論其言雖
荒唐繆悠不足以取重於世然搜羅天下利病
幾過半矣陛下若送而不改則臣徒勞辭說耳
孰若鉗口結舌以全身遠害哉臣非不知忠言
苦鯁必犯天威然所以甘心而為此者為天下
計也陛下若能用臣狂計以安天下雖肆諸市

朝固所願也干瀆宸聰惶恐無地伏惟陛下矜
憐之

三上十策

徹又上書曰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
有官守者修其職臣希韋之賤身在畎畝無言
責官守然惓惓不忘君父之義願盡忠竭節以
報國恩者臣竊見猾虜肆毒害及天下陛下北
顧垂涕須詔起兵詞旨懇切讀之者莫不寒心
正宜忠臣義士感激自奮捐軀報國之時而州
縣之官尚且酣暢自適殊不以國家為念臣以

是知有言責者未必肯輸忠而陳謀有官守
未必能修職而効事布衣者若復緘默則民之
困苦無由聞於天聽矣臣於是忘其干鈇鉞之
誅摘當世之利害撰成萬言書兩封條陳二十
餘事一以授州府適丁道塗之艱一欲授經制
慮有浮沉之失臣身寄萬里之外何由聞於上
哉孰若拂衣而別故鄉擔簦而干帝里併攜三
書投于闕下則朝進而莫違矣於是羸糧重趂
而來投于安撫司乞為速達伏願陛下俯加容
察臣聞之昔者齊萬年反朝臣畏恐周處強直

乃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
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立臣幼失所怙
老母垂白今既割慈忍愛齧臂而與母永訣則
孝道母復全矣若復忌憚權臣而不敢言人之
所難則是釣虛名耳臣所以妄冒自前復敢以
十事撰成此書上瀆宸聰臣前後所進三書言
頗訐直古語有之曰忠言逆耳而利於行良藥
苦口而利於病者惟陛下其聽之臣聞書曰終
始惟一時乃日新故唐有天下傳世二十所可
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終惟太宗以文武

之才高出前古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
庶幾成康由漢以來未之有也玄宗以功成治
定侈心一動溺所愛而忘可戒至於竄身失國
而不悔憲宗晚節信用非人變生肘腋臣嘗即
是而知人君之憂勤恭儉未足以為難惟終始
不變者為尤難陛下即位之初減乘輿服御放
宮女罷苑囿焚玩好務以恭儉為天下先以至
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䟽剔衆弊雖古先哲王
未易過此臣固知去年春金賊悔過而効順者
實以天人之心歸于陛下故感格如此既而金

賊復尔深入踐蹂侵侮無所不至天下惶恐莫
知所自無乃積弊既久邊隙創開而難於支持
歟抑亦將帥非人不能預為之防歟不然則天
意以此警陛下使不變其初心歟三者必居一
於此矣臣遠方賤士妄意國家政事弼令必有
未當天意未厭民望者百姓困苦官吏貪暴必
有愈甚於前者故皇天以此警陛下不然何遽
至於是耶且古之為臣者視儀而動聽唱而應
文王勤勞則在位相率而為勤勞文王節儉則
在位相率而為節儉如陛下既能以身先之宜

乎百官士庶莫不仰法今乃上自朝臣下及衆
庶侈靡之風過於前日州縣之官有請三月之
俸不足以償一會之費者庶人之家有鬻二頃
之田不足以克一女之聘者胥吏之衣僭於公
卿倡優之飾擬於妃后騶從與士子無間伶人
與良民混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耕
之聚而食者不啻十人如是而欲天下不饑不
寒可得乎饑寒既切於肌膚欲其不為姦邪可
得乎賈誼所謂帝之身自衣皂緋而富民墻屋
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而庶人夔妾以緣

其履者復見於今日昔楊綰素性儉約輔政之初御史中丞崔寬毀城南別墅京兆尹黎幹省出入騶馭中書令郭子儀方大會散音樂五之四綰特為唐名臣躬行儉約尚能風化於當時而使之畏憚矧夫植一人之本形於天下之風者實在於陛下而天下臣子反僭侈而不從其化則是我宋天子不及唐一名臣耳陛下萬一不然臣言試察在朝之臣有儉約守節如楊綰者耶朝廷既難其人則州縣之官不足道矣臣愚願陛下立為定制應有官之家及士庶胥吏

倡優服飾各有差等不容僭侈有不遵令者竝繩之以法此臣所願陳者一也臣又聞唐有天下絕而復續者屢矣德宗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忌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故關外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幽辱於奉天播遷於山南公卿拜於賊廷鋒鏑集于黃屋尚賴陸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不失舊物至於昭宗明僞初亦有志於興復而外患已成內無賢佐故唐之宗社遂不復振今日之禍殆有過於奉天之

難朝廷大臣未必人人文足以附衆武足以勝敵而可使之出將入相也竊聞金賊退師之時大臣有許其割三關租稅之約以秋半為期知其至期無報必為我患盍預起天下精兵以機而覆滅之不尔亦盍預為之防也反怡怡自如恬不為慮朝夕敷奏講論不過互相詆毀爭權怙勢辯詩賦經義之得失較王氏元祐之學術設春秋之科崇講讀之職此皆太平之事非國家之急洎其變起非常不識所謂締章繪句者可施於此耶高談虛無者能畫安邊之策耶學

春秋侍讀者肯奮身而死國家之難耶臣願陛下以德宗得人為法以昭宗失人為鑑知其所以亂則我斯治矣知其所以危則我斯安矣知其所以亡則我斯存矣十步之內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舉之不以次將相之才出矣故伊尹耕于有莘商湯聘之以為友太公釣於渭水文王立之以為師漢用韓信而舉軍皆驚蜀用魏延而群臣觖望陛下特求之未切耳禮之未厚耳無謂天下無人也脫或今日有曹叅蕭何陳平周勃王陵輩圖治於內有韓信張良

周亞夫樊噲陸賈輩振威於外則醜虜聞風而遠遁朝廷安枕無虞矣雖然萬一得人如漢之盛臣又恐陛下未能若高祖之用三傑也臣觀謫李綱於散籍遣聶昌於虜庭則知陛下知求將相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矣此臣願陳者二也臣又聞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前日王師之出三軍多不同心而醜虜反能死敵是中國失人和之道而醜虜得多助之心矣臣願陛下王師凱旋之日有功當封者亟封之有勞當賞者厚賞

之仍倣唐制第其功之高下圖形於凌煙閣使光耀於世則人人思竭節以報矣臣愚又乞陛下多方計會金穀廣募忠勇以足軍數開軍府於西北之鄙以捍衝要因隙地而置營田使之屯聚攜子孫而家焉苟有變起必能家自為戰人自為敵而邊防固矣此臣所願陳者三也臣又聞馬者兵之強而國之富監牧所以蕃馬也唐之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岍澤徙之隴右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

坊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種以給芻秣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議者謂自漢以來唐馬最盛我祖宗朝亦於秦鳳諸處置坊以市馬其後蔡京柄政徒崇尚安濟居養之虛名而罷廢招軍買馬之急務反以市馬之貨而易珍寶玩好之物故承平既久士不知戰馬不堪用一旦邊隙創開無以支梧其禍實原於蔡京臣愚欲乞下詔委河北河東監司選擇西北鄙田野平夷可以牧養之地創為八坊每坊以右職兩員為監牧於鄰近運漕茶貨收歛鹽酒課利以

充市馬之資多方搜買西北良馬又於其坊左右前後以官田易民田二百頃為芻秣之地依府兵之制寓兵於農而募民耕之或民苦官田遠而不願售者給時價償之則民心忻然而從無復嗟怨矣監牧官歲令一換使無怠心賞遇之禮優於他職功勤既著蓄蓄有加則別議旌酬如是則馬盛於唐西北之勢無患乎弱也此臣所願陳者四也臣又聞唐太宗斬張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

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諸州死罪
三覆奏臣以是知司獄者生民性命之所係刑
期于無刑則用刑者亦宜以寬平為尚涖獄者
亦當以鑑察為先雖罪至於死尚當重審覆奏
而慮其有失矧夫構陷非辜而必寘之死則天
氣不和地氣鬱結明為人非幽致神怒毒流天
下貽禍邦家矣臣竊見比年涖獄之官受私而
誣殺良民者不可勝數姦胥吏從而挾勢肆
為蠱毒者又紛如也或受賂而欲脫死囚則嚴
拷連累之人而承之洎其奏成飲以毒藥者有

之或犯強盜偽印之類獄吏教其牽執富民固
有訟一事而羅織數百人者或挾仇讎而遭鞭
笞者或恃酒肆狠而暴虐者或為人陷穽吏復
賂而擠之者故一富人入獄則獄吏所得多者
數百千少者亦不下四五十千富者重囚反輕
貧者輕囚反重其或詞人才士身在貧羸不幸
罹於憲綱藉手無金難以求活則雖挾伊管之
術懷儀秦之辯亦無以伸其喙夫聽訟者本以
理民之寃為人構禍反受困辱抽腸擺舌於呻
吟之間不致於死者幸免而已昔漢文帝專務

以德化民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唐太宗以寬仁治天下於刑法尤慎四年天下斷死罪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閔死罪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悉原之今之獄吏暴虐太甚一月之間死者十數而未止比年以來東南獄死者不知其幾千人也父子兄弟生致離散悉歸怨於國家以謂不能選賢蒞官故罹此禍臣愚欲乞陛下嚴降詔旨痛懲此弊應州縣蒞獄之官有受賂枉法而陷殺良民者竝乞處斬民受其屈而憲

使不為按察者許實封投狀于觀察使附遞以聞臣觀唐玄宗即位常自選守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滿州縣民獲安樂二十年間號稱治平臣以此知獄吏所以誣殺良民者守令姦賊不能奉行君上之詔令也守令所以然者吏部受賂多以庸猥之人而為之故也然則欲革其害實在陛下若能劾玄宗親選守令以布州縣則民不罹此苦矣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臣所欲陳者五也臣又聞唐太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近背遂詔罪

人無得鞭背今天下有犯至輕之刑而不免於死者多矣陛下當以生靈為念因類而推則天下之幸也臣竊見天下租稅不均富者以兼并而致豪橫貧者以匱乏而受困苦皆緣蔡京在朝科率無度而州縣之官因而斂財於已故庶民傾囊倒廩不足以充官府之斂又復減價而鬻產甚至斂穫纔畢執契行貸固有買一頃之田不能承二十畝之稅者以是富愈富貧愈貧故產去稅存者官租無由而贍有訴于官乞為退割則吏復受賂不為施行二稅不輸官吏催

捕羈係縲繼艱苦萬狀有司雖知恬不憫察憲曹雖或覺察而終不能去其害嗚呼此乃產去稅存而致然也臣愚欲乞陛下選差臺諫之臣每路一人巡歷州縣暫借僧寺為均稅司許百姓陳訴產去稅存者悉為均攤及天下富民多寄稅於有官之家以免差役亦乞立限許自陳歸正限外不自陳而為人告首者除充賞外並沒入官應有官之家以品數量坐外餘者並同編戶法又臣前書所論營運錢亦乞委均稅司召集人戶依實指證重為推排如是則租稅均

而輸納易無辜而被囚者無有矣臣又嘗忿天下貧民鼠竊狗盜即妄訴以為強劫或失火燒其廬舍則訟人以為放火有司不復體察獄吏痛加鞭笞訟是而死于獄者多矣臣愚欲乞陛下督責憲使常切覺察蓋今日之弊當以嚴致平而不可以寬守之也此臣所願陳者六也臣又聞漢高祖初定天下總攬英雄以誅秦項又用蕭曹良平文武相配共圖治功臣愚欲乞國家優於武學廣收虎臣其法與太學等明詔諸路凡知兵書習武藝善謀斷籌畫縱橫辯論者

並許自陳所屬發遣詣武學補試各因其長而收之依三舍之法而升黜之日省月試擢其才能者而官之將見彌飛將軍而稱智囊者皆在吾彀中矣臣愚又乞國家設德望科凡諸路孝友信義廉耻通經史有智謀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而薦于省每三年令各舉一人其所薦至之人陛下親策于庭問以古今考以時務試以才斷有卓然不群者拔而用之然不羈之才高世之後非大科不足以搜羅又乞依祖宗舊法設賢良方正科許有官君子及布衣之

文獻志 卷之五
士同試其黜陟陛下但舉而行之臣將見豪傑之士于于然而來矣臣又嘗議詩賦經義二者皆有弊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誇世而取寵不適於實用者詩賦之弊也幼童而守一經白首而後能言說堯典二字有十餘萬言荒唐虛無不務根本者經義之弊也以臣觀今日文章之弊不足以得人孰若去經義而取詩賦蓋自舍法之行學者專守一經而不該古今務為黃老之虛詞不究經史之實錄至於歷世興亡治亂例以為祭終之芻狗兩後之士龍略不經意

其所以釣爵位而取榮耀者不過盜竊古人緒餘置齒牙間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較一日之長以歆豔有司耳目而已故平昔無經筍之譽一日有瓦注之巧者紛如也問之以前世興亡則茫然失措面頸發赤甚至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不能知者彼其所蘊既不厚則發為文章必不汪博斯識既不廣則處之事變必無持操故自革科以來朝廷大臣抗節不回赫然與秋霜烈日爭嚴者幾希詞學兼茂使後進仰之猶泰山北斗者幾希奮不顧身肯死國難者幾

希沾沾小人奴顏婢膝炙手權門以求遠達者
滿眼皆是自去年春金賊入寇朝廷忠鯁之臣
惟李綱聶昌兩人而已其次范訥輩而已至於
耿南仲吳敏李邦彥之流徒能敗我國事何足
取哉臣觀祖宗朝以詩賦而取士則士無一經
之專貫綜墳典諸子百家之言靡不周覽往古
之存亡用兵之得失行事之成敗雖夢寐亦能
記錄况其醞藉瑰偉則英風銳氣無施不可故
鎮撫國家則有司馬光寇準韓琦輩肅清邊境
則有王韶鍾傳舒亶种諤輩決策運謀則范仲

淹富弼之流是也抗章直諫則唐介包拯董敦
逸鄒浩之流是也歐陽脩及宋郊兄弟則功業
之外職於修史者也楊億王安石則政事之餘
長於經術者也石曼卿梅堯臣之徒則詩高于
天下黃庭堅蘇軾則文冠于古今得人之盛未
易縷數然其間文足以拔英躔而驚翰苑武足
以奉王命而挫虜威持鯁諤之節而敢言奮忠
直之志而犯難章章不可掩者亦不下數百輩
求其所以致之者特詩賦之科而已蓋學詩賦
者可以兼經義而得之至其專於經義則其所

學必不廣矣有好為虛無之言者曰唐以詩賦
取士而明皇幸蜀者何也殊不知明皇再清內
難開元之初幾致太平蓋以詩賦而得人耳迨
其志欲既滿侈心乃生忠臣浸踈讒諛竝進溺
於遊燕耽於酒色以李林甫楊國忠為輔佐以
安祿山哥舒翰為爪牙病生於心腹而不知禍
起於蕭牆而罔覺宜乎有播遷之難然則明皇
幸蜀者乃以其不能用剛正之人而近讒諛之
賊故罹此禍豈詩賦之罪哉臣愚欲乞陛下速
降詔旨革經義科許天下之士習詩賦以應選

所問之策禁絕虛無惟求古今成敗可以為後
世鑑者及通於時務而有謀斷者則臣將見得
人之盛又復如祖宗之朝而致治之美高邁於
熙寧之初矣陛下若能用人臣之策則武學足以
得虎臣德望足以搜遺逸制科設而不世之才
出矣經義革而博學之士至矣朝廷乏人臣未
之信也然科舉之法又有大不公者臣亦為陛
下縷陳之比年科舉多為富兒貴族於詔旨未
下之日預以金帛賄結監司必差此官以考試
本州或有得問目宗旨或有得成篇文字者或

有得一二古字為三場點記者或有得平昔所
講題目者甚至考官之來有求見於道周旅邸
有受燕于舉子之家有攜俠客而來陰通關節
又賂封彌謄錄之人錄附名士姓名恐其文章
軋已陰為之記或炳於火或投於井或節其文
詞使讀之無叙有司備員而不覺察且以歌酒
自適殊不以考較為慮洎其及期不過苟且收
拾足其名額而已臣嘗觀程試之文或昧於古
今而以漢為唐或誤以神祖而為祖考或不通
經旨而誤引證或錯使故事而非姓名或全錄

前輩時文而不改竄或綴緝不根之語而不答
所問致有士人指考官穢跡訟于有司則又上
下互相掩覆不為體究故與其選者人不以為
榮至於孤寒之士棲遲乎藝苑游息乎學海反
以空囊敗橐無為先容遂尔擯斥甚有知其必
不與選不能與羣輩較短量長於是高卧而不
就試者有之此非科舉之法不公也有司受賂
之弊也亦以經義多荒唐而能為空文者一人
而兼數人故也信乎經義不足以得人若選以
詩賦則前弊皆可革蓋詩賦不可預成縱可料

題而為之亦不過得其事實而已其聲律逆順
非敢苟也如是則彼方為已猶且不贍何暇及
他人哉臣欲乞陛下垂憫孤寒之士無負其稽
古之勤嚴降詔旨痛懲此弊凡禮闈取士一切
法度乞行嚴察如是則孤寒者得以進身矣此
臣所願陳者七也臣竊觀天下所以入於衰亂
者皆緣冗食之民衆故國用乏而軍儲不給也
臣愚欲乞陛下明斷一切冗食而無補者悉行
罷廢以克軍餽則養兵有糧而無匱乏之患矣
臣竊見上皇國計為姦臣所誤尚賴陛下振而

起之革而新之若規規於仍舊貫則天下何望
於陛下上皇何急於禪位也或謂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然後為孝此乃儒臣不知權變之言獨
不聞孟子之言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臣前所謂冗食而無補者則當速改者也臣
觀天下神霄宮實國之大蠹此亦蔡京王黼誘
致姦黨以妖術欺君罔上故創此宮所費不訾
四時祭醮又蠹國用謂之知宮者不過挾勢欺
民規財養婦飲酒茹葷不修身檢恃崇道之勢
動與士大夫為伍肆為姦賊求其精虔祝壽者

茂如也謂之冗食而無補信其然乎况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之歸者本一也今立兩君於宮中者其意安在哉此蔡京欲為王莽之篡故陰令林靈素以妖言化上皇而為之其意欲為分天下之讖也又况天子所都者大梁四海九州莫不賓貢今遍滿中外州縣皆立王宮是亦蔡京欲兆各據有一方之讖也祖宗之朝肯為此乎祖宗之臣肯勸勉君父而為此乎臣願陛下速降詔旨悉與罷去所有知宮道衆各還原觀仍將本宮給還原僧改正寺額所有儀像移

於玉皇殿配享此亦臣慮陛下不欲毀去恐傷父子之仁故也然上皇英斷能以理推豈肯以一已而妨天下之大計哉所有神霄宮田多者五十頃少者不下十頃所養之衆不過十數人而已臣愚欲乞陛下悉委守令拘收其田召民承佃所納稅租及宮中見存之糧見供之器悉克軍儲之用實良策也臣又觀天下僧寺多田者或至百頃妨民蠹國比比皆是臣愚欲乞明詔諸路專委守令應律寺則契勘見存僧行數目禪刹則契勘逐年所養僧行數目並與量數

支給口食田外餘者並沒入官所有稅租即量
坐之其田亦募民耕種以所納租為軍儲所有
道觀亦依此法通計天下一歲之所省亦不輕
矣願陛下無猶豫也臣又聞祿者所以代耕也
方今有官君子養之既有常祿所任之處又有
職田臣為陛下計莫若下詔應有職田悉皆罷
支所納租米並充軍儲陛下能用臣三計則倉
廩實府庫充招軍雖衆無患乎乏糧矣此臣所
願陳者八也臣又聞君以兼聽博照為德臣以
獻可替否為忠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

亡國之風是故立敢諫之鼓置誹謗之木此堯
舜禹湯所以昌也比干剖心箕子為奴折直士
之氣結諫臣之舌此桀紂幽厲所以亡也蓋御
史臺為朝廷之紀綱臺綱正則朝廷理朝廷理
則天下理矣頃者蔡京專權懼人議已於是擢
而進者多其死黨阿諛順旨共成姦惡諫官久
虛而不除臺官取庸以充位故守令奸賊殘害
滋甚而朝廷大臣方且愚弄綱紀有同兒戲陰
懷叛逆欲分天下而有之無肯為上皇言者浸
淫日久遂致大亂幸賴祖宗之靈六賊屢敗未

至篡國去年春金賊初起邊臣告急蔡京父子
匿而不達乃收拾金寶密自為備在朝大臣亦
皆作去計直至虜寇漸逼乃始奏聞此臣得之
於陳東書也國家何負於大臣乃尔耶既而忿
氣拂膺恨不能仗劍悉剖諸大臣肝膽而食之
未足以快臣心也後聞陛下優選忠誼之士以
任臺諫之職於是洗心傾耳以俟其言天下之
大利害為日久矣今得其言不過紛紛細碎未
有大過人者又豈太平而全無可言耶抑亦持
祿保位而不肯言耶畏罪謫而不敢言為權臣

抑塞而不得言耶臺諫之臣知此而不言則是
負陛下也不識今日之所謂諫臣者果有面折
廷諍如王陵者乎有守節死義如汲黯者乎有
刎血汗車輪者歟有出行避驄馬者歟臣知其
必無有也願陛下優選直臣以任此職親策于
庭試以十事評往古之成敗于以觀其所學問
權臣之得失于以審其敢言如是則可以得人
矣臣聞呂元膺出為同州刺史入謝德宗問其
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謂宰相曰元
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李藩裴

堉賀曰陛下納諫超越百王乃宗社無疆之休
請留元膺給事左右臣以是知德宗所以能懲
艾奉天之難而復治者蓋能廣求諫諍之臣而
已臣愚欲乞陛下以古為法大臣朝見議政事
臺諫官得隨進與聞仍許退而辯論可否以陳
之或三月而不進諫者罷之又乞陛下親灑宸
翰榜于朝堂昭告臺諫各宜以忠誼自立庶使
嵌巖遺逸之士知朝廷有從諫如流之美於是
戚戚然動其心峩峩然纓其冠而來游于闕下
矣此臣所願陳者九也臣又聞上言之以為命

下稟之以為令比年以來州縣之官以受賂營
私為良圖以奉詔恤民為餘事至於國家頒詔
本欲使天下士庶悉體聖意以布德化柰何守
令非人略不奉行甚至其言微有被及於州縣
之官則匿而不示遂使天子德意無由下達欺
君罔上莫此為甚臣觀陛下即位以來寬大之
詔屢下州縣官吏不過掛之屋壁初未嘗見其
遵行今夫周官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
法徇于木鐸蓋將以禁人則宜使之皆知故曰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臣愚

欲乞陛下痛責守令應詔書到日即領于庭以示百姓應改常憲禁絕民害即令施行無致稽緩或尚循襲舊風有違御筆者即與除名勒停如是則詔旨無患乎不宣布民情無由而不說服矣此臣所願陳者十也臣所進三書條陳當世利害三十餘事實為切要然其間觸權臣者有之忤天聽者有之或結怨於富貴之門或貽怒于臺諫之官臣非不知李雲以草莽之士露布上書遂至誅死臣區區不避於此而敢抗直言者實願以身而安天下也臣初則欲乞朝廷

以一介之使遣臣奉咫尺之書說虜主而使之內附既而此志不遂猶敢以三書干瀆宸聰者臣知天下大利害皆備載于此使其言得達于陛下萬民受賜臣雖死不辭也萬一權臣嫉怨指臣為狂生幸集朝臣問之或臨御樓呼行道之人問之召京城耆老問之必謂臣之計為可行而大臣之言為忌嫉也昔蘇世長進諫至切唐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臣今日亦請以此語為陛下獻陛下用臣之計賜臣以死則臣死有光

輝含笑入地無恨也若不用臣之計而免其罪
則臣非所願蓋臣以寡援之身必死於他人之
手矣史有之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
臣雖微賤能鯁峭而敢言朝廷有直臣則天下
太平矣果辱陛下怒其狂妄則臣尚有骨鯁之
言上瀆天聰惟陛下裁之

淮郡文獻志卷十七

